

緇門崇行錄淺述—嚴訓侍者 悟道法師主講 (第二十五集) 2021/6/18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 檔名：WD20-053-0025

《緇門崇行錄·嚴正之行第二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

請大家翻開「嚴正之行」，五十一頁，從倒數第五行：

【嚴訓侍者】

這個公案看起。請看下面這個文：

【唐智正，定州安喜人。開皇十年，奉敕住勝光、仁壽，後入終南至相寺，與淵法師為侶，二十八年不涉世諦。弟子智現者，伏承法教。正凡有著作，端坐思惟，現執筆立侍，隨出隨書，累載。初不賜坐，一日足疼心悶，不覺仆地。正呵責曰：「昔人翹足七日，汝今才立，顛墜，心輕故也。」其嚴如此。】

這個公案也是在唐朝。唐朝終南山至相寺智正法師，他是定州安喜人。定州在河北省。『開皇十年』是隋煬帝開皇十年，是隋朝，隋煬帝那個時代。智正法師『奉敕』，「奉敕」就是皇帝下的命令，他依旨奉行，依照這個聖旨；古代叫聖旨，現代叫命令。就下這個聖旨，請他去住持『勝光、仁壽』，去那邊擔任職位。古代寺院都歸國家管，而且我們從這個地方，「奉敕」就是奉皇帝之命，就是古代這個寺是直接屬於皇帝管的，不是在宰相下面，這個我們淨老和尚在《認識佛教》就說明得很清楚。後來他又到終南山，終南山在現在的陝西，陝西省終南山。『至相寺，與淵法師為侶』，這個「淵法師」在《高僧傳》，這邊《淺述》有一個註解，就是他後來到終南山至相寺，跟一位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淵法師作伴。這裡這個註解不太清楚這個淵法師，他這邊是講「《高僧傳》語」，

可能是出自於《高僧傳》，在《高僧傳》裡面有記載這個淵法師。在網路上，我是看到宋朝（北宋）一位宗淵法師。這個是唐朝的，如果要進一步知道相關資料，可以查《高僧傳》。『二十八年不涉世諦』，二十八年，這個時間相當的長。到終南山至相寺跟淵法師作伴侶，就是同參道友，同住了二十八年，這二十八年，世俗的事情從來沒有過問。可見得他跟淵法師兩個，這二十八年總是在佛法當中去切磋琢磨、去深入，所以不問這些世間事情。

下面就是講到這個公案的主題。前面這一段就是先介紹智正法師，他是唐朝時代的人，後來擔任勝光寺、仁壽寺的主持，又到終南山至相寺跟淵法師做同參道友二十八年，從來不問世事，這一段就是介紹智正法師他的經歷、他的行誼。『弟子智現者』，智正法師他有個弟子叫「智現」，秉承他的教誨，就是『伏承法教』，「伏承」就是接受，接受他教導，拜他為師，跟他學習。『正凡有著作』，「正」是智正法師，他凡是有著書；這個「著作」，這裡沒有明確寫什麼著作，我們應該也都能夠理解，總是不離佛教的經論，註解經典、註解論典，總不出經、律、論三藏。智正法師他凡是有著作，他要寫一些東西，我們現在講，有一些語錄、開示，這一類都是。『端坐思惟』，他就「端坐思惟」，古代的人都有禪定功夫，端坐思惟。這是講智正法師，他要寫他的著作，都必須端坐思惟。『現執筆立侍』，智現師他就拿筆在旁邊幫他記錄，他這個工作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祕書、文書這一類的。他講出來，他念了一段，然後他用筆寫下來。『隨出隨書』，他隨時說出來，他隨時就把它記錄下來。這是要很專心，而且速度要很快。講話速度比較快，寫比較慢。古人講話不會像現代人講話那麼快，像機關槍一樣。古人有這個修養功夫的人，他講的話都很緩慢。講話很緩慢，就是說他心平氣和在講；如果講話很快，就是代表很急躁，心浮氣躁。

智現法師他也不很容易，你看他『累載』，「累載」就是很多年。『初不賜坐』，「初」就是剛開始的時候，也沒有說那你坐下來寫，他就站著寫，在旁邊侍候。『一日足疼心悶，不覺仆地』，「一日」就是有一天，他突然站得腳疼了，心悶了，撲倒在地上。我們一般的常情就是說，你身體不舒服嗎？你怎麼會倒下去？做師父也會這麼問，這個是一般平常的，一定是這樣的。但是這個智正法師，他就不是說你哪裡不舒服，怎麼會突然撲倒在地？他不但沒有去問他哪裡不舒服，去關心他、去關懷他，反而苛責，『正呵責曰』，智正法師還呵斥、責備他。我們一般人聽起來，這個好像不近人情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腳痛心悶，所以撲倒在地，他也是很用心在記，我們一般一定也會覺得說這個智正法師不通人情。

『昔人翹足七日，汝今才立，顛墜，心輕故也。』智正法師就斥罵他，斥罵什麼？「過去久遠弗沙佛時，釋迦牟尼佛為外道仙人，上雪山採藥，見弗沙佛坐寶窟中入火定放光明，見已心歡喜，信敬翹一腳立，叉手向佛一心而觀，目未曾洵，七日七夜。讚佛云『天上天下無如佛，十方世界亦無比，世界所有我盡見，一切無有如佛者』，由之超越九劫，於九十一劫中得成正覺」。這個是從《大智度論》第四卷「菩薩釋論」節錄出來這一段，這是蓮池大師舉出來。

「昔人翹足七日」就是講這個公案，那個時候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，在弗沙佛那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是外道仙人，在雪山採藥，看到弗沙佛坐在寶窟當中入火定放光明，看到非常歡喜，歡喜到腳翹一隻起來，就好像我們現在講金雞獨立，站了七天。叉手一心觀佛，

「叉手」就是合掌。「目未曾洵，七日七夜」，就是七日七夜眼睛沒有闔起來。就讚歎佛「天上天下無如佛」，這首偈。後來他就超越九劫，於九十一劫當中得成正覺。這個是智正法師給他提出經典上的這個公案，他說你看他翹一隻腳，站了七天都沒有倒下來，你

才站多久就「顛墜」。這是什麼原因？「心輕故也」，你這個心輕忽、不鄭重的緣故。你這個心有鬆散，輕忽了，所以你會倒下來。『其嚴如此』，他是這麼嚴格。

下面是蓮池大師的讚歎：

【贊曰：「仆地而猶加呵責，不已甚乎？噫！古人忘軀為法，少室齊腰，程門三尺，未足為過也；今坐而論道，尚有厭倦者。師嚴道尊，敝也久矣！悲夫！」】

蓮池大師他就讚歎這個智正法師，他說跌倒了還加以責罵，實在要求很嚴格，就舉出古人為了求法，忘了身軀的典故。古人真的為了求法，他生命都可以不要。所以就舉出，「如二祖神光大師」，神光就是慧可，「求法於達磨祖師」，達摩不理他，他在外面雪地跪了三天三夜，雪積到腰部了，達摩都不理他。講出這個神光大師就是二祖慧可，後來得到衣鉢叫慧可。這是講禪宗初祖，那真的是為法忘軀，你看他跪了三天還不理他，他就用戒刀把手臂砍斷一隻來供養達摩，達摩看到這樣，你何苦來？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他說我心不安，來求大師幫我安心。達摩說，好啊！你心拿來，我幫你安。後來神光說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達摩就跟他講，「與汝安心竟」，他當下大徹大悟，衣鉢就傳給他，達摩就回印度去了。

這個公案我們常常聽。真的，古人為了佛法，不惜身命。你看我們前面那個公案，玄奘法師為了求法，到印度去。所以我們《三時繫念》法寶讚，有一次我在天目山唱，真的想到古代這些法師，交通不便，冒著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險，到印度去取經，我們今天才有這個經可以看、可以讀。古人那種求法的精神真的是令人敬佩。這是講佛家的。

下面又舉出儒家，儒家也有『程門三尺』。一個姓游的、一個姓楊的，兩個學人，初見伊川先生的時候，伊川先生在裡面閉目養

神。「時當下雪」，那個時候下雪，冬天，他兩個人站在門外等，「不敢驚動」，伊川先生醒來一看，門外雪已經三尺厚了。所以這兩個人真正去到那邊學到東西了。

「這兩則尊師重道的榜樣還差不多。今人坐著論道」，今人就是現代人，蓮池大師指當時明朝時代，他說現代人大家坐著，來談論這個道，「還有感到厭倦的」，還感到很累、很疲勞。所以蓮池大師感嘆，『師嚴道尊，敝也久矣！悲夫！』「唉！做師父的管教嚴格，求道的尊重從事，這些早就敗壞了，實在可悲啊！」這個話是在明朝時代講的，現在就差得更遠了。

古人這種求法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效法學習的。這個也是佛法當中常講，「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」，如果對這個法沒有一點恭敬心，就得不到利益。過去我們看到雪廬老人他的講話，他說以前他們那個時代的人（他是清朝末年、民國初年的人），他說他們學佛法是跪著求來的，現在你要把佛法跪著給人家。以前你是求，是跪著求來的，現在你要佛法給人，你要跪著給人，人家不來求，你要跪著給他，這個是李老師講的，現在你要跪著給他。跪著給他，他要接受，那也還不錯；現在你跪著給他，恐怕都不要，現在時代是這樣，特別現在年輕一代，他沒有那個概念。我們從哪裡看？你看早年我們淨老和尚在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，那個時候買了圖書館開始講經，每一年暑假都辦大專佛學講座。那個時候台灣大專院校裡面佛學社，第一個是台大晨曦社，它帶動，後來台中跟上，後來全台灣的各大學都有佛學社，包括天主教辦的輔仁大學都有，那個時候學生很願意學佛。現在我問李教授，我說現在逢甲還有沒有佛學社？他說現在都沒有了，全台灣大學現在佛學社統統都收起來了。那這個告訴我們，現在大學生不學佛，現在你要跪著送給他，他都不要。所以李老師那個時候說跪著送人，人家

還會要，會接受；現在你跪著送給他，他都不要。現在我們做了很多法寶，華藏做很多法寶，要送過去，人家不要，所以你也沒辦法了，就幫不上忙了，因為他不認識法，當然他也不會去尊重這個法。

現在聽經方便，得利於科技，你看早期有錄音帶、錄影帶、VC D、DVD，又發展到現在的播經機、電腦網路、衛星電視，那是非常非常方便，你隨時可以聽到這些佛法。但是關鍵，人接不接受，他重不重視？他如果不重視、不接受，能結個緣就算很好了。有的人他連結結緣他都不要，這個就沒辦法。所以現在聽經，能夠到現場來聽經的比較少數，還有，畢竟年紀大的比較多，年輕的比較少，一、二個。現在聽經的風氣跟以前大不相同，因為現在網路太方便了，他不用跑那麼遠。以前在我那個時代，我記得我們老和尚在台北，還沒有買圖書館，一直到買圖書館，一直到我出家，當兵兩年沒有去聽經，其他的時間，老和尚在哪裡講，我都去聽。以前都騎機車，那個時候買了景美華藏圖書館，固定一個講經的場所，都是每一天我工作回家，下班，趕快洗澡，吃過飯就騎著機車去了，剛好趕七點半去聽經，風雨無阻。所以我這樣去聽經，我們每一次開同學會，小學的同學會，吃飯的時候，他們就給我開示，他說你信佛我們不反對，但是不要太迷了，你不要迷到這個樣子，天天去聽經，你也不去交個女朋友。勸我不要迷了，不要迷得太深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去聽經就是這樣一個態度，真的是風雨無阻。夏天騎機車就比較涼快一點，但冬天就很冷，有時候下雨要披個雨衣，就是跑到景美去聽經，很恭敬，很難得有這個經可以聽。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就很難，你送到他面前，他都不願意聽。有少數，一、二個有善根的，他會來聽，比較少。所以以前在景美那個時候，年輕人學佛還很多，因為有大專佛學社。好像前年，東山高中他們有辦一個

活動。以前他們那邊辦也是大專講座，以前都是年輕人、老師去聽課；那個時候辦，我看都是老的，五六十、六七十的，也都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去，年輕人沒有。所以這個法，後面的人愈來愈不重視了。

我們聽了這個公案，也是讓我們學習對這個法，你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；就是我們的心態，我們得到佛法利益的多少，關鍵我們對這個法恭敬的態度，成一個正比例。像智正法師去要求智現法師，在現在這個時代也沒辦法，在現在這個時代如果這樣要求，那就跟人結冤仇了，他根本也做不到這個。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也常講，他早年年輕，初學佛到台中蓮社，看李老師教學，有的學生有打有罵，有的學生很客氣。他也覺得老師好像滿不公平的，怎麼對他一個特別嚴格，特別去要求，特別不客氣，對其他的為什麼那麼客氣？後來老師跟他講，他才明白。他說有的人，你講他，他能接受，你要幫助他；他有一些錯誤，你不給他提醒，對不起他。有一些人，你一講他，臉就紅了，他就懷恨在心，那你不能講，跟他結冤仇。但是也不是說不理他，因為他現在不能接受，你不能直接跟他講什麼，你要慢慢的旁敲側擊，慢慢讓他自己去體會。所以對於有打、有罵的學生，他就不一樣，知道他能接受，他不會有怨言，那就要幫助他。所以這個也是大學問。

所以我早上也是有發一個給大家，華藏衛星節錄的，「小毛病隨順他，大毛病提醒他」，這個老和尚講他在台中看到老師教學的情況。現在對下一代，年輕的學佛的、在家出家的更要放寬，沒有辦法太嚴格的要求。但是我們總是看了之後，知道要提升自己，要靠自己覺悟。別人實在講，也不好一直講不好聽的話。你跟他講一些比較直白的話，那也不是一般的關係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他能夠接受；他不能接受，反而就結冤仇。這個也是做人處事之道，我們都

要學習。往後更年輕一代更不好教，這是必定的，大家可以去看，更不好教。所以這個原則，我們總是要掌握住。老和尚講的這段，希望大家把它留下來做為座右銘，常常提醒自己，我們現在在這個時代，待人處事接物，教學要怎麼做。現在學生你講不得的，不但不能接受，他會跟你頂嘴，他講的比你大聲，那你就不能去要求了，要求就結冤仇，這個我們也要知道；往後這個情況會更嚴重，我們也要知道。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